

I 712.43
29
00135

红菱艳

The Red Sho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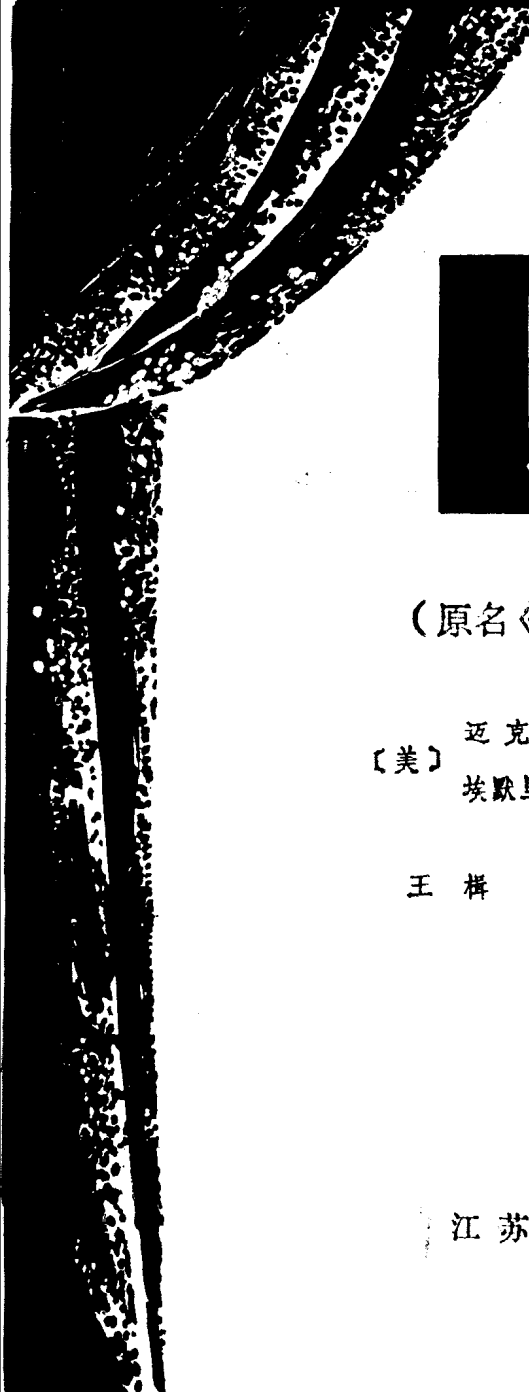
〔美〕 迈克尔·鲍威尔
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

王 楫 任大雄 译



ILIN
ENK

译林文庫



红菱艳

(原名《红舞鞋》)

〔美〕 迈克尔·鲍威尔
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

王 梅 任大雄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年·南京

Michael Powell and Emeric Pressburger

THE RED SHOES

据纽约AVON出版社1978年11月第一版译出

红 菱 艳

王 楫 任大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80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册

书号: 10100·545 定价: 0.53元

一个出类拔萃的芭蕾舞演员

只容许有一种“爱”

当维多利亚·佩奇第一次穿上舞鞋的时候，就渴望成为当代最出色的莱蒙托夫芭蕾舞剧团的演员。作曲家朱利恩·克拉斯特根据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了《红舞鞋》这出富于魅力的芭蕾舞曲之后，她的理想实现了。维多利亚被誉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芭蕾舞演员。但不久她就认识到，爱情和跳芭蕾舞不可能同时并存，因为二者都需要一个女子的整个心灵。

迈克尔·鲍威尔和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是电影《红舞鞋》（即《红菱艳》）的编剧。在这部小说里，原作者以卓越的散文笔调重现了这出魅人的芭蕾舞剧，保持了该影片的全部魅力，并描绘出创造这出舞剧的男女艺术家的生动形象，使读者亲切地感受到他们在舞台上的胜利和幕后的悲剧。

第一部

伦敦

—

在我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春天，莱蒙托夫芭蕾舞剧团终于在伦敦考文特广场的歌剧院上演了。剧团团长是举世闻名的鲍里斯·莱蒙托夫，在他的剧团里能挂头牌的俄国演员就来自六个不同的民族（例如著名舞蹈家希尔达·布特一夜之间就换上了特玛拉·波左娃）。现在是剧团演出的第三周，这天晚上是一场庆祝演出，首演一位英国作曲家谱曲的一出新芭蕾舞。等着买顶层楼座便宜票的人，从昨夜起就开始排队。此刻是下午五点，队伍从花市街后台门口排过去，又转弯排到了街对面。维持秩序的警察对街头艺人也不加干涉，听任他们为排队的人们演唱。夜里虽很冷，这些街头演唱家的听众却比往常更多。阿尔奇，一个矮小结实的秃顶艺人，鼻子冻红了，嗓音却很洪亮，正在雷鸣般地唱道：

樱桃红透了，
草莓也熟啦，
家里人当然要大发雷霆！
别管那叫骂，
你理由十足，
今儿个早上你去考文特来着！

歌声还没有停，一辆车窗紧闭的罗尔斯—罗伊斯黑色大轿车从弓街拐弯开进花市街。两名年轻的警察没有拦得住它。正当高峰时刻，要叫车子开回弓街准会造成交通阻塞，那两名

警察想到这一点不免犹豫。他们当中有一个却耐不住性子，向司机吼道：“这条街禁止车辆通行，难道你没看见我打的信号吗？”

司机显然是个有经验的老手，样子很沉着，回答时眼睛一直盯住前面。“没瞧见，先生——对不起，先生——后台入口，先生。”他讲话带俄国口音，把脖子朝车中乘客一歪，说：“莱蒙托夫先生的车子，先生。”

一位级别略高的管理交通的警长来到现场，透过车窗，依稀辨认出坐在车里的人打着白领结，穿着晚礼服。车中人报以淡淡的一笑，直使他感到目眩。他对得到的印象感到满意，便举手碰了碰帽沿，转向他的下属。“嗯？你们还在等什么？没瞧见里面坐的是谁吗？让他过去！”

那两名年轻的警察慌忙为罗尔斯轿车清出一条路。买票的长队紧贴着剧院的花岗石墙，墙上将就贴着几张经不起风雨的海报。街头艺人继续演奏，节拍比平时快些，一面提防着警察的干涉。几个希望能见名人一面的过路行人也散开了。

“请朝那边让让，让开些！”

黑色罗尔斯象叹息似地沿花市街滑下五十码，停在后台入口，紧贴着街坎，车里的人只消赶快跨一大步，就能平平安安跨进门。尽管这样，队伍里有一个见多识广的芭蕾舞迷还是认出了那个瘦长个儿，把手上镶着琥珀的手杖，以及那亮闪闪的帽子。他喊叫起来：“莱蒙托夫！是鲍里斯·莱蒙托夫！”

跟他一起的一个女子也尖声大叫，于是大家把脖子伸得老长——可是莱蒙托夫已经不见踪影，他的司机也跟着进去了。

后台看门的杰里从里面迎上来说：“您来得早，莱蒙托夫

先生。这是您的信，还有好些电报。”

莱蒙托夫的随从接过邮件，把电报都交给主人，单拿着信件。莱蒙托夫站在走廊里，就着没加灯罩、在铜丝网盏里摇晃不定的煤气灯光，飞快地浏览着电报。

通向舞台的那扇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原来是经理——说得确切些，是经理的助手。他一见莱蒙托夫就连声道歉：“对不起，莱蒙托夫。我派人去找您了，准是跟您错过了。警察决定断绝花市街交通。但愿没有累您走一大段路。”

“没有那回事。谢谢你，弗雷迪。”

那年轻人朝街上瞧了一眼，罗尔斯挡住了他的视线。那辆车又大又打眼，有如一头大象的屁股。“你到底开过来了！警察没有打拦吗，德米特里？”

“没有。”

莱蒙托夫眼睛不离电报，纠正他的话：“德米特里讲了一两句。把你怎么讲的告诉弗雷迪。”

“那算啥，”德米特里有点害臊。

“不管怎样，告诉他。”莱蒙托夫象割人喉咙似地撕开另一份海底电报。

德米特里遵从了。既然莱蒙托夫叫他讲，他就讲吧。“我们在Teatro Colón(科隆戏院)①跳舞的时候，那是在里约热内卢——”

莱蒙托夫用漫不经心的口气纠正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①原文是西班牙文。以后凡遇其他各国文字——主要是法文——皆以汉语译出并加括弧附后，不另加注指出语种。

“——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在伦敦呆过两个月的俄国侨民告诉我，‘你到了伦敦，不要靠着右首开车，右首是错的，最要紧的是，碰到警察都得喊先生。’”

莱蒙托夫的那道细细的小胡子微微一拧。

“照哇！”弗雷迪先生拍拍德米特里的肩膀。“这样管事吗？”

“管事。您多会儿用车，鲍里斯·莱蒙托夫？”

他的主人用不着车了。他要同新芭蕾舞剧的作曲家帕默尔教授共进晚餐。

看门人杰里一直在左近来回走动，接口道，“帕默尔教授正在演员休息室里等您。”

莱蒙托夫点点头走开了。杰里对弗雷迪先生说：“怪我多嘴，我不晓得他知道不知道，corps de ballet（芭蕾舞剧团）一个人都没有来上班哩。你看奇怪不奇怪。”

“过了六点就会来，”德米特里解释道。“碰到首场演出，不许他们早到，防备格里沙·柳波夫对他的舞蹈设计再作改动。”

别人都点点头。他们知道柳波夫性子火爆。

德米特里递了张纸条给弗雷迪先生。“请交给鲍里斯·莱蒙托夫。这是我们新公寓房间的地址。我们从旅馆搬出来了。我已经把地址交给他，可后来他又换了一身衣服。”

他们是传奇式的人物——这些俄国芭蕾舞剧团的团长们！可是，把他们称为芭蕾舞剧团团长，犹如把伦勃朗^①称为

^①Rembrant(1606—1669)，荷兰画家。

肖像画家，把莫扎特^①称为乐师，把爱因斯坦称为数学家一样不确切。第一个这样称呼的是达格莱耶夫^②；他开了个头，别人就照办。训练和造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得花好几年时间；可是剧团团长却会象安琪儿似地从云端里一下子掉下来，或者象神仙般从水沟里升起来。他们之中形形色色：文明的和野蛮的，骄傲的和没胆量的，粗鲁的和文质彬彬的，经常资金不足的和挥霍无度的，不一而足。他们的胸中燃烧着对他们所选中的艺术的神圣的激情，而那些艺术家们得准备为他们的艺术牺牲一切。这些剧团团长们则不惜牺牲任何人——除了自己。

舞蹈也罢，诗歌也罢，音乐也罢，在远古时期，它们的作用总是同祭神分不开的。难道这就是自古以来舞蹈一直带点神圣意味的原因吗？而且为什么在俄国尤其如此？为什么又是在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死气沉沉的岁月？对于各种原始艺术，说不定俄国人比西方人一直保持着更深厚、更纯洁、更符合其本质的感情。当达达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在欧洲艺术界风行一时的那些年代，俄罗斯世界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国家的许多第一流艺术家，同俄国贵族一起流亡国外，西方世界突然意识到俄国芭蕾舞已经发展到怎样一个令人眩目的高度。

因此，当鲍里斯·亚历山德鲁·莱蒙托夫率领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租定考文特广场的歌剧院作一个季节的演出时，头两个星期每周八场场场满座，而他们还要演出好几周。

①Mozar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②Diaghilev(1872—1929)，俄国芭蕾舞演出者及舞蹈设计家。

二

在通向顶层楼座的门外，有三个年轻的音乐学院的学生，两男一女，挤在一起，差不多站在等票的队伍的最前端。朱利恩·克拉斯特（学作曲和指挥）、特丽·泰勒（学大提琴）和艾克·泰纳（学钢琴和打击乐器）——他们只消一伸手，就能够得着那两扇厚实的门；待会儿门一打开，迎面就是数不清的石级，通向最高处的楼厅。两个芭蕾舞迷——一个长胡子的男子同一个披斗篷的女子，模样儿象《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人物，当门守卫着，准备必要时以武力击退敢于来犯的“山羊”^①。因为那三个学生正是皇家音乐学院的高年级生——而当特丽荣获该学院学位时，朱利恩曾经借用这个学院名称的缩写（RAM），说他们是山羊成性——现在他们都准备好向脆弱的抵抗发起冲击，打算冲开一条路，直达顶楼前排三个最好的座位，从那儿他们才能看到乐队指挥和他的乐队，尽管由于视线受到限制，只能看到舞台的前部。

“亲爱的克拉斯特，”帕默尔教授曾对他的硕士学位班的心爱的学生说过，“我曾经有十四次从顶层楼座看《伐尔克

^①原文为ram，英语兼有数义：公羊或山羊；（旧时攻城用的）撞墙锤；等等。这里指皇家音乐学院的三个学生。该院名缩写也是RAM。作者用一语双关的手法，以求诙谐的效果。

利》^①，后来才买得起一张正厅后座的票。虽然我的耳朵告诉我能指望听到什么，可是我却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随着华格纳的美妙的乐曲，院墙门蓦地打开，一对情人逃进树林。我看到迷人的乐园，暴雨之后水滴在叶丛中闪烁发光。我陶醉于眼前的景象，克拉斯特，可是，耳朵里却错过了许多东西。要靠你的耳朵，克拉斯特！要靠耳朵！木板凳虽说扛屁股，对音响效果却不坏。即使是现在，手里拿着正厅票，我好不容易才憋住那股冲动，真想看到哪里有楼梯就冲上去，同给恰当地称之为‘天神’^②的人们坐在一起。”

好心肠的老帕默尔！朱利恩想。今晚他的学生全都在这里，真是倾巢而出了！不仅有从前的学生和未来的学生，还有朋友、敌人和评论家。

门外的人越来越多，守秩序、有耐性的英国人排成的长队说不定会一下子垮了，变成一场混战。塔克西斯同莱蒙托夫团的其他几个舞蹈明星一到，就给成群结队的芭蕾舞迷团团围住。乐队里的四个人，带着乐器同乘一辆出租汽车，此刻却出不了车厢。警察迎面把车门砰地关上。他们显然认为，搅成一团的车辆沿着街慢慢朝前爬，总比遭到暴徒围攻好受些。

这一夜是新舞剧的首场演出，照例提前半小时，在八点钟开幕。六点半光景，朱利恩拚命用肘拐和膝盖在人群中保持住自己的阵地，一边叫道：“嘘！”

①原为北欧神话中十二位仙女中的一位。仙女们引导阵亡英雄的靈魂进入神殿并服侍他们。这里是指以此为题材的歌剧，德国诗人兼作曲家华格纳(1813—1883)作。

②原文为götter(神)，谑称顶层楼座的观众。

“你要干什么？——嘘！”艾克气喘吁吁地说。在他们三人结成的链条中，他居末端，特丽居中。原来一个人头从他臂弯下钻了过来，想把链条挣断。艾克把又肥又大的手掌捂住这张脸一推，脸不见了，缺口也就封住。“你要干什么？——嘘！”

“有声音了，”朱利恩报告。他的位置离门最近，仿佛是个潜听哨。

“大胡子”和“老古怪”，也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两个角色，把耳朵贴紧门板，接着摇摇头。“老古怪”没好气地说：“你神经过敏。”

特丽回敬一句：“刚才讲话的人，他那对鼓膜是泰晤士河以北最最灵敏的。”

一只旧瓷罐塞到她鼻尖下面，伴着一声“多谢！”

“我父亲会给钱的，”特丽说，指的却是艾克。

那三位一体的街头艺人——手风琴手、吹单簧管的和歌唱家，本来一直为排队的人演唱着，这时忽然分裂成几个收钱的单位，一面还表演着轮唱“多谢——多谢！”那歌词名不副实，实际上是说“丢点钱到罐子里！”

“大胡子”和“老古怪”突然间变成聋子，可是艾克丢进一枚六便士硬币，并问道：“干什么这样急，阿尔奇？”

“满把的铜币他们抓不下了，”歌唱家向他吐露秘密。“他们已经要求经理提前打开通顶楼的门。”他对这三头“山羊”眨了一眼，对那附庸风雅的一对儿瞪了一眼，继续干他的行当去了。

朱利恩突然一鼓劲，把两个朋友从人堆中拉了出来，直顶门边，同那两个芭蕾舞迷鼻子碰鼻子地站着。朱利恩和“大胡子”相距不过四英寸，象两个运动员即将赛四百米似地眼睛盯

着对方。

“大胡子”朝罐子里铿锵作响的歌唱家晃晃脑袋。“你认识他？”

“你是说有来往？”

“我是说，他是干什么的？”

“是个街头艺人，沿街卖唱。”

“我指的是在白天。”

“谁知道街头艺人白天在哪里！说不定合拢翅膀，用爪子倒挂在椽子上。”

“那么，你知道他打哪儿来？”

“打这儿。”

“你是个街头艺人吗？”

“不，我是个登山运动员。”

“什么？”

“爬山的。”他朝艾克和特丽点点头。“他也是个登山运动员；她是个女登山运动员。”

“你在开玩笑。”

“她是征服马特合恩峰的爱德华·温勃尔的孙女儿。”

“曾孙女，”艾克气喘吁吁地说，把特丽又向身边拉紧了些。

“你骗我。你们爬过什么山？”

“就是这些山：还没有被征服的考文特高峰。南廊通往顶楼的雪檐；楼梯的冰冷的石块，每天有打杂的女工用一桶桶水冲刷，象山洪暴发——”

突然，门里边的栓子咯咯作响，等票的队伍象条海蛇似地扭动起来。这些顶楼的奴隶们骂的骂，吼的吼，各人手心里攥

着买一张票的钱——一文不多也一文不少。

朱利恩高声喊道：“我们每星期爬五趟。”

“我们是歌剧院的常客！”艾克插嘴道。

特丽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同一个芭蕾舞迷的耳朵靠得这么近了，便非常嘹亮地加上一句：“不是芭蕾狂！所以这次我们还是初会！”

那个剧场经理的助手威风凛凛地站在楼梯的石级上，对守着门的两个穿制服的壮汉做个手势，好让人群进来。票房窗前，为这种场合所准备的安全栏杆已经装好，买票的得转弯抹角才能奔到窗口。

朱利恩一声呐喊——“打倒暴君！记着巴士底狱①”——门扇喀喇一声打开，把伽格和梅伽格②推倒在冒着水珠的墙上。“山羊”们这时变成攻城锤，从“大胡子”和“老古怪”之间直冲过去，首先到达九曲栏杆。朱利恩以一个干净利落的障碍滑雪赛的动作到达窗口，啪的一声把钱放下，抢票到手，碰得旋转栅门咯吱咯吱响。经理助手亏得一个横步，其敏捷的程度足以使一个有名的斗牛士丢脸，才得幸免于被朱利恩撞翻。在大帮竞争者开始行动之前，朱利恩已登上头一截楼梯的一半，特丽抓住他的手，艾克又抓住特丽的手。芭蕾狂们怒吼着奔了上来，只落后他们半步。“老古怪”的珠串、头巾和斗篷齐飞，“大胡子”的胡须让飞奔时带来的风卷得倒竖起来。朱利恩机灵地用特丽搪住他，以防撞上墙，连蹦带跳转上一层又一层，越登

①巴黎城堡和监狱。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于7月14日被攻破。

②原为《圣经·新约》故事中为撒旦所指挥与天国作战的两个国家的名字。

越高，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招呼另两只“山羊”加把劲，一面把特丽朝上拽，仿佛圣彼得一心要把一个罪人从群魔中挽救出来。艾克脚步沉重地跟在后面，他那心宽体胖的身躯大幅度地摇来摆去，成功地阻挡住想要超越他们的人的去路。

他们就挨着这个次序从楼梯顶奔进空无一人的、响着回声的、露天剧场般的楼厅。一排排光秃秃的座位，一无装饰，二无座次号码，象是若干级无水的瀑布，笔陡地降下去，直达到一档圆弧形的闪亮闪亮的铜护栏，防备热心过度的艺术爱好者笔直掉进六十英尺深的正厅。朱利恩摔脱特丽的手，犹如飞机甩开它牵引的滑翔机，随它从高空自行降落，一面大声喊道，“掉进死亡谷去！”他不顾一排排座位之间的过道，比别人抢先五十分之一秒到达前排，幸好及时刹车，才避免了倒栽葱跌进大厅；接着一个虎跳，直挺挺地落在前排正中，因而保住了三个人的座位。

在短得不可思议的一瞬间，顶层楼厅就挤满了争夺座位的热心观众。一件斗篷飞掠而过，落在朱利恩身旁的座位上，把他闷得几乎透不出气来。这当然是“老古怪”祭起的法宝。她丢斗篷时还尖声怪叫：“我的斗篷！我的斗篷！”转瞬之间她同“大胡子”就奔到跟前，同时特丽和艾克也掉进朱利恩的胳膊弯，气喘吁吁地说：“进了鬼门关，进了地狱的口子，飞奔了六百米！”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芭蕾舞迷也已坐到斗篷上，“老古怪”还靠过来喊道：“你无权多留两个位置！先到先坐！”朱利恩象天使般笑了笑，扬起两个指头给她送去一个飞吻。

艾克不等把雨衣摺好放在膝盖上，就拿出两样东西：一件是他称之为剧院望远镜的，其实是海军用的双筒望远镜；另一件是节目单。他打开节目单，现出帕默尔教授的照片——打着

白领结，钮扣孔里插着一朵花，神情略显矜持。在对面的一页上，是莱蒙托夫芭蕾舞剧团上演新剧《火热的心》的剧照，安德鲁·帕默尔谱曲。特丽立即对照片挑毛拣刺。教授先生简直给乐队丢脸。作曲家不该象服装店橱窗里的木偶，作曲家不该打着白领结穿着燕尾服拍照。作曲家应该拍穿着开襟绒线衫或者单穿件衬衫工作时的照片。

“就象La Bohème(《荡妇》)中的肖纳特，”艾克附和道。

“对，”朱利恩说。“可是有朝一日我谱的曲在考文特演出时，我要亲自指挥，而且打着白领结，穿着燕尾服拍照。”

“乐队指挥当然不同。还有独唱演员。大家指望他们这样。”

特丽站起身伏着栏杆朝下面正厅瞧。这是第一排观众才享受得到的权利。朱利恩也从她身边伸出头去。

“在上座么？”艾克问，同时打开了一盒硬心巧克力。

“没有一顶贵妇人戴的冠子，”特丽回答。

“没有一个圆络腮胡子，”朱利恩说。

“你喜欢哪一种？”特丽问艾克。

“圆络腮胡子。”

此后的半小时，巨大的玻璃圆屋顶下不管有什么动静，顶楼观众都忙不迭地鼓掌。前排的视线受到限制，只能看到正厅前座的三分之二、二楼厅座和包厢的一边、乐池以及舞台上几码远的范围。而坐在后面的那些观众，听见前排的只言片语，也就杂乱无章地鼓起掌来。他们为正厅里第一个出现的生灵鼓掌，他们为女引座员鼓掌；第二个女引座员出现，他们照样鼓掌；两个女引座员碰面，他们还是鼓掌。“大胡子”的节目单掉了下去，象降落伞似地飘飘悠悠飞进乐池，他们鼓掌；而当